

通志彙解

512
1.411
1.32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七

後學成德

☰乾下
☱兌上

伊川先生曰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一不下益子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爲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易傳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旣小人衰微



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
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
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
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
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君子
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王誅
亂必先脩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
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
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爲寇也戎兵者強武之事不利即
戎謀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
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
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夫
之善也並易

白雲郭氏曰以剛決柔謂之夫剛柔者君子小人之象
也小人之害君子也以喜怒之私心往往陰爲之謀以
行譖害君子之去小人也以天下之公義是以暴揚于
王庭孚號其有自取危厲之道而決之也以一柔而乘
五剛自危之道也不能退聽以違之是其可決也告自
邑者始自王庭孚號其有厲而決之然後自邑國告之
及於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夫威天下者不以兵
革之利況君子決小人有道存焉豈假威力以彊之乎
是以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者乾道將復雖君子不得
自己往而決之隨時之義也此舜所以必先去四凶然
後天下可得而治矣易說
新安朱氏曰夫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
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

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攸往也皆戒之之辭本義
○揚于王庭孚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劍從自家頭上落也須著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慊語錄
東萊呂氏曰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夫五陽決一陰之時君子之勢盛小人之勢衰常人當此時多欲極力誅鋤小人絕其根本其間有識者謂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做盡不如且止殊不知恃君子衆多便欲誅鋤小人以即戎窮兵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即戎便以為事不可盡止而不為者亦非也小人固不可窮治无已至於在我之德教政事愈進則向上愈有事豈可止而不往乎此所謂利有攸往也易說
柔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

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伊川先生曰夬為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為和○揚于王庭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為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孚號有厲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告自邑當先自治不宜專上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可以必勝而忽慢故能矜慎則愈光也○

除惡務本故利有所進而後為德乃終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揚于王庭誦言於上也乎號誣告於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夫去小人而播告之脩若是其詳何也蓋君子之夬也豈徒夫其人而已固將戮一以懲百使天下皆知惡之不可為如四罪而天下服也然小人之陰慝其慮身甚周其欲害君子之意甚切將欲決之能無疑乎故初則不勝二則惕號三猶有凶也雖然彼以其邪我以吾正彼以其凶我以吾仁又方與羣剛協德盡道以去之其憂不濟乎故其危也乃其所以為光也若夫九五則據利勢操主權其除惡之易如薙菟陸甚易而无危矣然才高而性剛必期於夬夬而後已雖未過中於道為未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明剛決柔謂之夬非剛決柔不名夬也

然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兌之說故能和小人既決合天下之公義故天下說而和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也柔乘五剛不得不正其罪是所以必揚于王庭也其危乃光者明信宣布其所以自取危亡之道則君子之公義乃明矣所尚乃窮者以威力為尚而不知有道存焉適足以致小人之辭是自窮之道也剛長乃終者五剛既盛必復於乾而後已柔不去則剛不長非終道也小人不長則君子之道不長非君子之道不長非君子之終也剛長乃終必決之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陽長於下一陰消於上五陽合力而決一陰故曰夬夬也剛決柔也此以五剛言夬之時也健者乾也決而和說者兌也健而說諸理決而不失其和非亢暴忿疾以力勝之決之至善者也古之人退人以

禮其用刑至於殺之而不怨所以異於刑名家也彼嚴而少恩敢於殺以失人之情豈知健決有和說之義故曰健而說決而和此合二體言夬之才也五王位伏艮爲庭王庭者孤卿大夫諸侯三公羣士羣吏之位大詢于衆之地五得尊位體兌爲口訟言於王庭與衆君子共去之而无忌以上六小人得位一柔乘五剛則其害未易去也故曰揚于王庭一柔而乘五剛也此以九五言處決之道也或曰何以知艮爲庭曰艮行於庭春秋左氏傳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庭實旅百杜氏曰艮爲門庭上六下與九三相應成巽離巽爲號巽風者天之號令故號令也號呼也命也皆取巽象相應孚也揚于王庭發大號以信於下使知危者安其位不可易也一柔乘五剛而未去有危

之道厲者危也其危猶曰其亡則決小人之道光矣離爲光所謂與衆棄之舜去四凶而天下服是已若隱其誅如唐去李輔國則不光矣故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此以上六應九三言處夬之道也夬自姤變一變同人二變履三變小畜四變大有五變夬姤巽爲命同人二坤爲邑履兌爲口告邑也於小畜大有皆有告命之象告自邑者告戒自我私邑言自治也君子將治小人必先自治自治則以我之善去彼不善小人所以服也傳曰无瑕者乃能戮人舜脩文德文王无畔援歆羨自治也故曰告自邑戒戈兵也離之象自同人之離五變離成兌爲刑殺而近君不利即戎也決小人不能揚于王庭孚大號於下藉戎兵以清君側猶鑿木去蠹薰社逐鼠豈夬之尚哉所貴其夬者謂其乘時去害動而

不窮也交兵幸一日之勝則窮矣自古用兵去小人如漢唐之季召外兵以去近習其禍至於覆宗聖人之戒不其深乎故曰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此二者推原卦變以言夬之所當戒也君子之道有始必有終夬始於復其剛浸長一柔尚存君子之道有未盡也剛長成乾其道乃終不能終則必有悔彥範之不誅武三思卒為世患剛長不終也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此復以五剛終言處夬之道也在卦氣為三月故太玄準之以

斷穀

新安朱氏曰夬決也健而說決而和釋卦名義而贊其德揚于王庭已下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加於眾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即為純乾也本義○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爲

陽不能无陰中國不能无夷狄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之盡去邪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先生曰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也○或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猶欲人戒謹恐懼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无時不戒謹恐懼非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夬卦號字皆當音如嗥字唯孚號古來作去聲看來亦是當平音並錄語

東萊呂氏曰彖剛長乃終也夬五剛若能不已而更進則其剛長而為乾剛極於此矣所謂剛長乃終也至於乾果終乎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此理未嘗有終

也易說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伊川先生曰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為夫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漑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易傳橫渠先生曰君子道長故非德之禁可以必行然不可恃令之行无恩以及下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施祿及下可遽決也進有德以居位不可遽決也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猶察之見賢而後用之此居德則忌也忌謂戒慎也

白雲郭氏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澤上於天有必下之勢在萬物有必說之理君子法之所以施祿及下是不以富貴自有而與天下共之也施祿及下者君子之所以澤物也居德則忌者君子之所以處已也所處在德不踰法禁之中躬已之厚也子夏所謂大德不踰閑之義也惟躬已厚故可以澤物而天下說之矣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故人君未有不正心誠意脩身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也或曰忌者禁民為非也夫之象以說下為主无法禁之義蓋夫之取名本於五剛一柔卦象論全體六畫之象故以剛決為主而象則分兌與乾之二象論之故以說下為主是以前義不同也輔嗣又以則忌為明忌失之矣忌猶自有忌憚之思故亦通不踰法禁之意易說

漢上朱氏曰雨澤上於天其勢不居必決而下流君子
體夫之象故施祿澤以及下允為口食下應三有施祿
及下之象古者上有大澤則民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
將至也君子之於德也寬以居之然後仁以行之若決
而散則不可以畜矣故以此施祿則可以此居德則忌
上六居位而安有伏艮居德象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
意也居德則忌未詳義本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
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
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為咎
也夫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

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
不勝之咎不計彼也○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
則無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
決之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言能慮勝而往則無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以健在下壯于前趾者也當決之始
畜銳以待度不勝不往乃可以免咎不能量敵慮勝微
倖輕進欲勝柔邪而反長之茲乃為咎不可不慎
白雲郭氏曰四剛過中已為大壯況夫之五剛乎故大
壯初九曰壯于趾而夫曰趾于前趾則又欲速進其壯
矣然初九居剛長之初力未能決有必不勝之理必不
勝而往其咎宜也此復所以有朋來無咎之義而夫之
初九失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壯震為足初九在下體之下應足之動
趾也夫自大壯積之在大壯時四剛已壯長而至於五
剛則初九壯于前大壯之趾也大壯所以征凶者初九
无應不可動而先動也今震足毀折又无應動而往不
正不正不足以勝九四恃其剛壯不計彼之不可勝而
往決之過也不正故有咎不曰凶者陰將盡也易傳曰
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傳

新安朱氏曰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
故其象占如此本義○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
率似大壯只爭一畫錄語

九二陽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夫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
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備處

夫之至善也○河瀆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
勿恤矣○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
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
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為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
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警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
至危之柔能自危慮雖有戎何恤能得中道故剛而不暴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決之時以剛得中雖與物敵先知所
以備豫之道不為窮兵幸勝之計則寇來不可犯故曰
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白雲郭氏曰初九過於用剛而不知不勝之咎九二處
中居陰則无過焉是以有兢慎戒不虞之義惕知懼也

號明戒也有備則无患故雖莫夜有戎非所憂也得中道者以剛中自治而已非如初九之過於用剛者也大壯以初九九三用壯而二則貞吉皆與夫同惕號鄭氏音號令之號而作號呼者非其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動成離目巽為多白眼惕懼之象巽風為號應兌口為號呼故曰惕號離日在西之下莫也巽為入日入於地莫夜也離為戈兵戎也坎為憂離見坎伏勿恤也一爻又具此三者故曰有戎勿恤九二剛長欲極之時處中體柔不為過剛中動而正可以決小人矣而猶不忘乎戒懼求應自處之至善者也小人知將亡其徒必乘人之疑以相恐動夫暮至於夜陰氣將盡陽氣欲生雖有戎兵窮寇也勿憂可也我得中道行之以正雖千萬人往矣何恤乎小人況窮寇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本義○號平聲取兌象○王子獻卜遇夬之九二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治小人者若能兢惕而出號令常為防備則小人雖欲不測而害君子如莫夜之戎兵亦不必恤蓋我常有備不問其何時來皆有以待之象所謂得中道者蓋治小人兢懼戒備乃是本分事初非過當故中道明之易說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

頤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夬夬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頤顛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頤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為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眾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三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絕之若見濡汚有溫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為連也一作或而○牽楛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无咎也正易

橫渠先生曰九三以陽居陽進決於上是些于頤也不得中道過壯或凶故曰有凶君子明於事幾能夬於用夬進而緩之以善其終不假用眾故曰獨行使之說從故曰遇雨若濡君子之心終无係累故必有愠雖其有愠於正无害故曰无咎故君子之道綽然餘裕終不為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獨與上六應上六居上故曰頤曰剛決柔己獨助之違眾不祥是以凶也惟君子心无私係亟欲決而不助故曰君子夬夬然位當其應雖與四剛同行獨為上六之牽援遠之則怨如獨行遇雨雖為露汚貽彼之愠怒則有之卒无咎也

白雲郭氏曰夬與大壯內卦三爻相類故初九九三言壯壯者小人用剛之事非大者之壯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二義故大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而此則

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是也以小人用壯言之則知壯于頄者小人之事也頄面顴也上體也用壯于上而不知有時焉是以凶也君子之剛則異乎此當可決之時則決之君子之道也是以九五之決有莧陸之易小人獨行用壯雖遇雨之和猶濡而有愠况非和乎故其為過實自取之无所歸咎也唯君子明夬夬之義則終无咎矣故象言終无咎非釋爻辭也蓋言小人之有咎不若君子終无咎也九三雖用壯而上六為應故遇雨之象夬夬者上之夬夬時也下之夬夬決也得夬之時而後夬夬也大壯於君子用罔之下復言小人事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此於君子夬夬之後言獨行遇雨其義同也皆言君子小人者九三之位有上下之義然小人之歸者多矣故聖人皆重明小人之戒也胡安定以

君子夬夬居若濡有愠之下伊川以獨行遇雨在君子夬夬之上皆以下有无咎二字難釋然義亦可通不必義也至諸家非大失其意則不明釋之皆疑故也說易漢上朱氏曰易傳曰爻辭差錯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以象考之傳為是三健之極與上六小人相應乾為首兌見於外為頄九三往應之頄柔而增剛壯于頄頄頄間骨鄭氏本作頄衆陽決小人而已違衆應之有凶之道不正也四爻不應三獨上行而遇之兌澤下流遇雨也言說小人而與之和也兌和說也君子當此則棄去情累外決小人而絕之內自健決決之又決以上六兌三動復成兌夬夬也乾為衣坤為裳而遇兌澤露濡也巽多白眼上視而不悅愠也若惡小人之浼己如遇雨露濡其衣又瘥視之有

愠怒則无咎故曰終无咎也或曰君子亦有愠乎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當怒而怒也傳

新安朱氏曰頌觀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於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温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本義○伊川改九三爻辭次序看來不必改○夬九三壯于頄看來舊本文義自順不知程氏何故改易之有愠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祿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語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卦中只此卦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為應也是惡模樣○問九三壯于頄

先生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西而為所濡濕雖為衆陽所愠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温嶠之於王敦是也並語錄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彊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彊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

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屯卦
 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九
 處陰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彊進其行次
 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
 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一陰在上眾陽爭趨三其正應已獨乘之故
 行止皆凶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為力也易溺於所趨必
 不能用故曰聞言不信溺於心者聽必不聰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剛長決柔之時以陽居陰附於柔闇
 從剛者之行則不果聞剛者之言則不信故其行次且
 聞言不信也後為三陽近迫則失所處故曰臀无膚前
 為九五之所曳則不得止故曰牽羊羊性柔很可驅而
 不可牽四苟從五之所牽悔猶可亡然聞言不信則不

聰可知

白雲郭氏曰五剛之中九四獨非中正之位故為不明
 之象蓋有因循苟安之心且當三陽並進之時已獨居
 其上則不得其安矣故臀无膚初无果敢有為之志故
 其行次且能自勉以從陽亦可亡其悔矣羊很而无知
 九四之象牽如牽復之牽勉彊之意也然有見善不明
 聞言而不信者其悔亦未能亡也陽喜進而陰喜退其
 位不當則進退不一是以次且君子聽思聰故聞善言
 則信九四不足以與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一陰在上眾陽爭趨之九四居上卦之後
 動有伏艮為臀艮柔為膚三陽自下侵之不足於柔也
 故臀无膚无膚則不可以處矣四本大壯震震為足欲
 前而九五礙之又柔而少決則却而不前故其行次且

次且一本作越超次且不可前矣處則乘剛行則不前
以九處四也故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然則為九四者
如何避位居初讓三陽使先行斯可无悔矣四動成兌
兌為羊羊性很牽挽則抵觸不行却行而使之先則行
張載曰牽羊者讓而先之如是悔亡正故也雖有是言
也九四未必聞其言而信之不足於剛決也兌為口坎
耳受之信也九四動乃有坎耳離目聰明之象不動則
耳塞目毀聰不明矣兌口雖告莫之聽焉故曰聞言不
信聰不明也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
若不與眾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
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言而信則轉凶而吉
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

行矣

義

○牽羊悔亡其說得於許慎之

錄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
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
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
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
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
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
物莧陸為易斷故取為象○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為无
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
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
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
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橫渠先生曰陽近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

說易

龜山楊氏曰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上下宜无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工已縱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冲泣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无十夫之助周

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苒陸夬夬中行无

咎其舜之事乎

餘杭語錄

白雲郭氏曰剛長至於五所謂可決之時矣君子於是決之如決苒陸之易无用力焉故曰苒陸夬夬也初之為咎三之有凶皆非知時者也九五得其時得其位用衆剛之力有決之過无不及焉是以用中行之道则无咎過則咎也然九五尊位大中居光宅天下之任其道豈決小人而已哉決小人臣下之事也雖得中道亦未光也未光有終光之義能充其道則光矣取象於苒陸二物者如言摧枯拉朽之易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大壯震為蕃鮮兌為澤苒蕒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乾為大赤上六之象陸商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猥大而深有赤白二種五動震為蕃鮮伏巽

為白商陸也。莧陸小人之近君者，莧柔脆，根淺，易決。商陸根大而深，為難決。九五得尊位，大中為決之主。當五陽並進，決小人之時，而反比之中道，未光也。五兌乾健，決也。動而往，決上六復成兌，故曰夬夬決之。又決震巽象，毀成離，則莧與陸去，而中道光矣。離為光，動則不正，宜若有咎。然夬之時，剛長，乃有終動而往，決而後中道。行張載曰：陽比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无咎。易傳曰：五心有比於中道，未得為光也。蓋人心有所欲，則離道矣。此示人之意深矣。易傳○又曰：莧陸澤草也，生於三月四月，莧蕒也，葉柔根堅，而赤陸大於莧，葉柔根堅，堅者兌之剛也，堅而赤者乾之色也。叢說新安朱氏曰：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可過暴，合於中行則無咎矣。戒之，不當如是也。○中未光也，程傳備矣。並本義○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得无咎。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箇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著，便走將去，那裏去。爻雖無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行，則无咎。不然，則有咎。○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氏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並語錄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
 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
 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
 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无以
 爲也故云終不可長也先儒以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以无
 號爲无號作去聲謂无用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兩
 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
 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
 可乎曰夫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
 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夫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
 小人之道豈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
 亡乃其凶也雍曰上六之凶適當五剛進決之時不可

苟免故言无號終有凶也不可長者又言終凶之速也
 然號有哀號之意卦有三號字王氏以一爲號令二爲
 號呼或皆爲號令字獨伊川以二爲號令上六爲號咷
 字最爲當理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之三成巽巽爲號上六小人知非而
 去有號呼求免之象陽長陰消之時安其位而不去无
 自悔之實陽長則陰失位終必有凶巽爲長女位巽毀
 終不可長也聖人明此開小人自悔之路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
 呼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
 是本義○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彖
 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戒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
 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

答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邪
先生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无號有凶之時而君
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
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戒深矣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七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八

後學成德



巽下
乾上

康節先生曰復次剥明治生於亂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
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觀物
外篇
伊川先生曰姤序卦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
次夬也為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
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
與陽遇也故為姤易傳

姤女壯勿用取女

伊川先生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長
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

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姤女壯巽巽字為長女也女壯則乘陽其極將至於為剝故勿用取女而初六有躅躅之戒也以其為巽體也故為女壯以其陰之初生一作出也故為羸

彖易說

白雲郭氏曰夬之一陰將消之陰也姤之一陰方長之陰也其陰雖同所以為陰則異故夬姤卦象反對其義正相反夬以五剛為義姤以一柔為義也陰之方長女壯之象也自以一陰方長而陽道向消无畏五剛之志欲獨以一柔遇之用壯之甚也是以不可取也觀此陽之復猶曰勿來无咎而姤以一陰之遇不待得勿是以

知其壯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即為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是以陽為君子而陰為小人

易說

新安朱氏曰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

占如此本義

東萊呂氏曰女壯勿用取女一陰何以謂之壯一念初發善善惡惡莫不皆甚壯也易說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康節先生漁樵對問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

也與夫正反夫始通壯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始焉觀其始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誥四方履霜之謹其在此乎邵子外書

伊川先生曰始之義遇也卦之為始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成章萬物章明也○剛遇中正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贊始之時與始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

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始之時與義皆甚大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非中爻不能備卦德故曰剛遇中正易說

藍田呂氏曰始寡遇眾弱遇強也始一柔而遇五剛乃一女子而遇五男一臣而遇五君壯而不可貞不可取也

白雲郭氏曰以柔遇剛謂之始遇之為事天地萬物不能无也无則萬物不生教化不成故地之遇天臣之遇君主於一則可而以一遇五則不可也遇不至於一豈長久之道哉故貞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是以始之女壯勿用取也卦辭止於女壯勿用取女而已聖人懼學者止以女子之道而言始故極天地明教化而言其義之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章剛為天柔為地

也剛中之臣非得中正之君則教化不能盛行姤之時

義其大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姤遇也柔出而遇剛若邂逅然故曰姤遇也柔遇剛也此以一柔遇五剛言姤之義也女德柔順而剛健女壯也故曰女壯陰息剝陽以柔變剛女壯男弱不可以久處故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詩以蛇虺為女子之祥熊羆為男子之祥剛柔反易必有女禍此以初六言姤之戒也陽生於子至巳成乾巳者巽也轉而至午陽極陰生午者離也荀爽曰坤出於離與乾相遇故萬物相見相見也咸章也皆謂出於離也萬物別而言之曰品物品物咸章則相見者著矣故曰大地相遇品物咸章此再以初六言姤之時也姤五月卦也太玄準之以遇易於復言七日來復冬至也於姤言品物

咸章夏至也舉二至則律曆見矣九二剛中臣也九五剛中而正君也姤比遯為有臣比剝為有君以剛中之臣遇中正之君有其位有其時君臣相遇亦猶天地之相遇故曰剛遇中正姤者夬之反夬一陰自上而下五變成姤乾為天天下行也君臣相遇道行乎天下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此以二五兩爻卦之反復言姤之用也天地也君臣也非其時也亦莫之遇莫之遇則天地閉賢人隱萬物幾乎息矣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遇剛也釋卦名不可與長也釋卦辭品物咸章以卦體言剛遇中正指九五姤之時義大矣哉幾微之際聖人所謹義本○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

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
 底道理出來○問姤卦先生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
 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蓋天地
 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
 二言非也○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
 人所謹與伊川說不同何也先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
 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
 故當謹於此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姤勿用取女不
 可與長也陽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猶懼其多易說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伊川先生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
 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

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經歷觀省
 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
 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
 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勅法開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
 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
 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所以用柔於下者誥令莫大焉易說
 藍田呂氏曰天下有風則无不鼓動施行命誥四方之
 義一后之命告四方亦寡遇眾也
 白雲郭氏曰天下風行無物不遇后王法之可以施命
 誥四方夫姤之道最為難用聖人用於施命誥四方之
 際所謂善用易之道者矣非聖人明之則姤道廢矣伊
 川曰象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若建國作樂省方

勅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所為也財成
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
則王公之通稱雍竊謂先王王者之事后則凡有君道
者皆同之君子大人通上下有德之稱大人則又德之
大者耳故雖匹夫亦可為君子大人顏淵柳下惠是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下有風乃萬物相遇后以施命誥詔四
方君與萬民相遇之道也風者天之號令以時而動明
庶東也景風南也閭闔西也廣莫北也周流天下无所
不徧故后體之陰陽家有風律之占源於此始自夬變
離離有伏坎變兌有伏震四方也巽為命自上而下兌
為口施命誥四方之象易傳曰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
或稱君子大人先王者先王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勅

法閉關育物享帝是也后者后王之所為財成天地之
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
之通稱易傳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
柅柔道牽也

伊川先生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
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
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
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
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
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
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躡躅躡躅跳躑也陰微而在
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一元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

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常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為矣○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金柅二物也處始之時不牽於近則所往皆凶孚信也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躡躅得申則申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志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一柔而遇五剛近者欲比遠者欲應能不徇於近比而遠率於正應繫之於剛而能止者則正吉矣有攸往見凶舍正之它則凶矣舍正之它乃羸豕之孚也羸豕孚以淫行信於眾者也躡躅淫躁之狀也

龜山楊氏曰偶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

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无已其不成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无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行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

麻壞之邪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
可以為法耳餘杭語錄

白雲郭氏曰陰之始生雖有方長之漸而柔弱未可有
行故利在堅固自制繫而不動以待其時斯可矣扼止
車之物也能以固止為貞則吉有攸往則見凶也苟不
能堅固自制以待時譬如羸豕躁動信能躑躅而已安
能有為有行哉動而不能有為有行徒有見凶之患所
謂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是以必繫于金柅不動可也
柔道不能獨立初六之繫蓋為柔道所牽耳夫遇有必
動之理而初居不可動之勢以見遇之初猶將有待也

易說漢上朱氏曰姤初六五月離卦之一陰也離巽之柔為
絲乾變為金堅重也柅絡絲跌也許慎作柅謂九二也

初六陰柔不正與九二相遇如絲紛然繫之以堅重之
器乃可經理故曰繫于金柅初六變而正則吉人亦何
常君子小人在正不正之間耳故初六繫于金柅貞則
吉勉初六也初二相易成離目見也陰有攸往九二降
初剝剛而進凶也凶戒九二也言初陰辨之不早必見
凶害乾初爻甲子子坎位為豕初九變六陽變陰羸豕
也羸豕北豕也伏震為躁巽為股為進退初陰應四乎
也北豕感陽志欲往前為二所制進退躑躅而躁動不
安其意未始不在於陽九二可不繫于金柅乎繫于金
柅則柔道有所牽矣易言牽者皆艮巽之動艮手也巽
股也手挽之而股動夫君子小人相為消長雖初陰其
心未嘗一日不欲害君子一陰雖弱方來也五陽雖強
既往也其可忽諸自古禍亂或始於牀第之近給使之

賤夷裔荒服之遠易而忽之馴致大亂反求其故必本於剛正不足若柔道有牽君子小人各當其分禍亂何由而作或曰巽離為絲何也曰巽為木為風巽變離木中含火火生風風化蠱蠱為龍馬之精龍大火馬火畜蠶以火出而浴畜馬者禁原蠶故太玄以火為絲賈逵以離為絲郭璞曰巽為風蠱屬龍馬絲出中傳易

新安朱氏曰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躑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義本○又曰金柅或以為止車物或以為絲袞不可曉錄語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伊川先生曰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在它卦則初

正應於四在在一字无姤則以遇為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入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說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二與初相比柔始為剛而為二所得包有魚也初非正應苟可以自利而已不可以及賓蓋近而相比近於義非正也古者遺魚肉皆包苴包喻二魚喻初也魚陰類也

白雲郭氏曰初六以陰居下魚之象也九二包而有之得相遇之道故无咎初當應四疑九二之包有魚為非蓋始遇之時遇為先也是以言包有魚无咎也賓者外來之陰也初六之陰二能包之二陰之來不能包也故九二不利賓之來也不利其來者以義不能包及二陰故也且初六柔道方長必有繼來之陰三四尚遠二當先遇故言不利賓也惟其不能包有二陰故賓之繼來則九二退而成遯時運已化始遇之道息矣易說漢上朱氏曰魚謂初也初六易四成兌為澤異於澤下者魚也民之象初者二四之所欲初本應四九二據之宜有咎然陰出遇陽二近而包有之於遇道為得故无咎若二不能包四又遠民初將散亂而不可制矣賓謂四也四在外動而易初初成乾西北方賓之位二體異

東南方主人位初六之民為二所有非九四之利而九四所不能包者遠於民也一民不可有二君亦義之所能及也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得道則歸往失道則攜持而去无遠近内外之間顧遇民之道如何耳此二所以无咎易傳曰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故義不可及賓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已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過於眾則其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本義○又不知此卦如何有魚象或說離為鼈為蟹為贏為蚌為龜魚便在裏面了不知是正是此條未詳錄語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伊川先生曰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

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始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咎也○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行而无所與遇故曰行未牽也進退无所係也

藍田呂氏曰九三之於初六後不如二之能比故臀无膚前不如四之能應故其行次且雖未牽初以自助若孤危然剛而當位卒无大咎

白雲郭氏曰九三不能安其位者也當遇之時九遇之位可以止矣當止不止是以至於臀无膚其行次且也至是則危矣且初六得遇之位以柔道不能獨立苟不能自制以有待亦有羸豕躑躅之患况九三非遇之位其危宜矣二之遇四之應為有其事也无事而行九三也无膚次且之厲本非九三所有蓋未嘗牽勉而妄行焉是以至此然无大咎者三居三四之間雖行不能越二剛終无妄遇之事故亦无大咎矣之九四辭相類者夬始三四反對之爻也與損益二五同

易說

漢上朱氏曰姤者夬之反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故二爻同象艮在下體之上為臀其柔膚也二不動而侵艮成巽柔不足也故臀无膚臀无膚則不能處矣陰陽之情必求相遇初陰在下亦三陰之所欲遇者也二比

於初已包有之三非義求遇亦何所得哉亦必有咎而
 遇情未忘故其行次且次且者且進且退不能遽行巽
 究為躁為進退故也處則為二所侵行則有求而不去
 可謂危厲然九三剛正處巽知義不可而舍之初陰不
 能牽其後故无大咎牽者手挽股動初為二所制良隱
 巽見故曰柔未牽也不曰凶者初非三之所宜有四失
 初則凶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過於初上无應於上
 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
 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本義○這幾卦多說那

譬不可曉錄語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伊川先生曰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為正應當

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
 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
 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
 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
 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上无不失道而下離者
 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
 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
 將作矣○下之離由己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為上者有
 以使之離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四以初為應初為己民二陽間之遠而
 不可得有民而不得其民如有包无實以靜猶可作而
 起之是以凶也

白雲郭氏曰四與初應為有魚也當姤遇之時初六見

九二而先遇焉是九四失其正應故言无魚也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此无魚所以起凶蓋言凶之起自无魚始矣魚民象也為君而不得其民能无凶乎四之與初非遠也而曰遠民者視二為遠耳它卦正應有間多為終吉獨姤之時以遇為急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有其魚四失所遇失其民也起動也動成離戈兵之象三動初愈不應故起凶无魚之凶以九四不中正自遠其民故九二得以中近之民无常心撫我則后此九四所以凶歟易傳曰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故其象占如此○遠民也民之去已猶已遠之

並本義

○包无魚又

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

語錄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一有道之字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已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畜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

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所謂含章謂其

含蘊蘊字无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一有字輝光○

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屈已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

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並易傳○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始卦

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

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

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唐棣所錄

橫渠先生曰杞之為物根固於下瓜之為實潰必自內九

五以中正剛健含章定尊而遇陰柔浸長之時厚下安宅

潰亂是防盡其人謀而聽天命者也以杞包瓜文王事紂

之道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內守中正以待天命者也姤之時柔

長而剛將消矣九五以剛陽之質居尊履中德之美也

不以剛將消而自失全其美質如以杞包瓜然方其未

壞知愛之全之而已含章之道也有隕自天非吾力之

所能為斯可以俟命而无憾也

廣平游氏曰以杞包瓜者以九二之剛中包初六之柔

脆用賢得民之象也用賢得民則我无為也中心守至

正而已故曰含章若是者天實臨之降之百祥將不旋

踵矣故曰有隕自天蓋明君之於天下安危利害不惑

一作其心居中守正強為善以俟之所以作元命也故

曰志不舍命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尊位中正為道甚大其為遇也且異

夫在下包茅之微故言以杞包瓜也杞大木也人君之

象也瓜絲絲相繼之實也民象也高其木大其蔭絲絲

之屬託其本而有生焉是其為包也大矣含章九五之

德也有隕自天志惟天命之遇也志不舍命循天之理也
也以杞包瓜則盡養民之道有隕自天則无妄遇之災
是其所以為含章之美也含章非含而不發也内有含
章之美故見於外者如此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巽木也變乾為大木此爻自兌變巽兌
為澤澤木而大杞也杞似樗葉大而蔭張載曰杞周於
下者也艮在草為蒺蒺瓜屬艮為巽包瓜也瓜譬則民
瓜雖可欲而潰必自内始九五當陰長之時含章不耀
中正在上遇九二之賢而用之以剛守中道防民之潰
故曰以杞包瓜九五動則成離離為文章不動含章而
中正唯含章不耀中正自處是以能用九二以盡其才
故辭曰含章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一陰浸長陽爻消
剥者天也九五含章用九二以防民之潰者人也盡人

謀則有時而勝天然或不勝至隕越者亦天也九五之
志知盡人謀而已以謂天之所命以祐下民在我有隕
越者自天隕之吾終不舍天之命也故曰有隕自大象
曰志不舍命也二陽為陰剥五自乾而隕有隕自天也
五隕於二復成巽巽為命志不舍命也張載曰以杞包
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
者歟易傳○又曰天命聖人以祐下民微陰浸長民將内
潰聖人含章不耀中正自處委任賢佐厚下安宅盡人
謀以聽天命雖有隕越自天隕之吾志不動也不舍天
之所命也周公曰我弗敢知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
其如予何

叢說

新安朱氏曰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
實之木也五以剛陽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

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
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
象也本義○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
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錄語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伊川先生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
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
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
人之遠之非它人之罪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既處
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
亦難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窮不知變吝之道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上九角居首上遇道至於角窮矣窮雖吝

狹不可以及眾亦庶乎不自失故无咎

白雲郭氏曰居姤之終不知道之變道既上窮猶欲遇
焉是其所以吝也无咎者姤以妄遇則有凶上九既不
遇於君又進則无所遇非能得无咎之道幸而居无咎
之位耳與九三大咎同義說易

漢上朱氏曰上九姤之極有弗遇焉前剛角也姤道上

窮不動則不和不和則无所遇動則吝是以窮也易傳

曰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將安歸咎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
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義本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八

易集義粹言卷四十八

七

通志堂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九

後學成德

坤下
兌上

伊川先生曰萃序卦始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始也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

橫渠先生曰與渙卦義同故繇辭互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明道先生曰萃渙皆享于帝立廟因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

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

饗之

李籲師說

伊川先生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一無極字也羣生至眾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久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

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

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一作當然當萃之時

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

若時之一無之字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

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

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

功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

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萃而不見大人之德吝道也易說

上蔡謝氏曰或問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

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

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

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

為有亦不可以為无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无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无便无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

自家精神

錄

白雲郭氏曰萃聚之世既庶既富之時也故萃有亨之道孔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聖人設教必於富庶之後而設教之道莫先於孝享以為天下先故觀之神道設教亦必以盥而不薦為首與萃之時王假有廟致孝享之意同利見大人亨者天下萬物萃聚之時主之者不得其道則亂由以生故非見大人則萃不能亨也大人為道之大足以容民畜眾者也所以利見夫人者利貞故也正故能亨不正則不亨矣始言萃亨至

假有廟統言之也自利見大人之下詳言其事也見大人則正正則得主萃之道故天下可以用大牲而致孝享因萃之盛足以有為是以利有攸往矣由是觀之萃非大人適所以致亂也故卦辭先言萃有亨之道而後言見大人則亨也

易說

新安朱氏曰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於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義○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

為人必能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

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語錄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萃之義聚也順以一作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

正其能亨乎○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

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瞻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聚而致享必有廟乃盡其實○聚不以正私邪勝也○富聚之世順天之命用大牲有所進為宜○散而通之順天命而不凝疑一作於物也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萃而得其所主也已之所聚則庶事備庶事備而後道可通故曰萃亨天下以大聚不知其本則陵慢爭奪之禍生王者治天下之大聚所生者有本焉順以說知所以報其本剛中而應知所以正其本親者

類之本故王假有廟致孝享以報本也有德有位者治之本故利見大人亨利貞立名分以正本也天者生之本故用大牲吉順天命以報本也

白雲郭氏曰其道不順其情不說則无萃聚之理剛中而應九五也萃之主也非剛則不能為眾聚之主非中則不可為主苟无其應又不能為之主也是以順以說為物聚之理剛中而應為能聚之道致孝享者嘉會之時理在所先也萃之致孝享亦以身化天下也聚以正者見大人則聚以正道非大人則聚以不正之道故大人所以為時利見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因時而有為也時則所謂天命也當可為而為所以順天命也然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順說而已其道不順則无由以聚其情不說則不能聚矣故天地萬物之情

說不過順說是以彖言可見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順兌說也上順民心以說之民亦順上以說其政令上下皆順以說上以是聚下以是從此合二體而言萃也九五剛得位以剛中為萃之主下有六二柔中之臣應之君臣聚會以聚天下此合二五而言萃也具是四者然後能聚不然民不可得而聚矣故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萃自臨來小過三之五艮為門闕巽為高上為宗廟四本震爻長子也三自門闕升高至宗廟有長子奉祀之象民之所聚必建邦設都宗廟為先宮室次之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至矣假至也謂五也王格祖考則諸侯大夫士各致其考報本反始教民不忘其親易傳曰萃合人心總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宗廟故曰王假有廟

通志堂

致孝享也此以九五言萃之道也天下既聚未見大人其聚未必正凡有血氣必有爭心萃不以正適所以致爭奪安得亨乎九五示之以大人之德六二以正而往聚之則人倫正民志定物情相交而亨九六聚成離離日為見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此以九五六二相易而言萃之道也聖人隨時而已萃聚之世物之所聚者大故所用不可不大用大牲則鬼神福之禮以時為大坤為牛兌為刑殺殺牛以奉宗廟用大牲也物聚則力贍動而有成何往不利哉謂三之五也舉宗廟之禮則百禮無不洽矣所謂隨時者順天理而行天理即天命也巽為命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此以九三之五言萃之道也天地之氣聚而有物散而無形散者必聚鬼神耗荒至幽也而各享其類萬物散

殊至眾也而各從其類故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以小過九三萃於上六五萃於下推廣萃之義也在卦氣為八月故太玄準之以聚易傳新安朱氏曰萃聚也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王假有廟至順天命釋卦辭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極言其理而贊之本義○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順天命說道理時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它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他這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理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

易集義卷四十九 通志堂

地觀矣。○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
 以為聚祖考之精神而為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
 聚則本象何由亦有立廟之義將是卦外立義謂渙散
 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邪為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
 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邪先生曰坎固是有鬼神之
 義然渙卦未必是因此為義今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
 大抵似這處都見不得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敬德之聚无如王假有廟利有攸往不可
 以久聚也順天命時當爾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治道當
 寬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所以无
 窮以其聚散也凡物之聚最可觀衆人之觀如觀士於
 庠序觀商於市廛觀農於畝畝觀山野則知鳥獸之所
 聚觀河海則知魚龍之所聚固皆能觀物之聚矣而不

能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未必可見也伊川曰
 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學者能
 玩味此語則太極之妙可以默喻且以老子論之老子
 之論有无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所謂有
 无也至於其所以有所以无豈能知之學者當觀此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伊川先生曰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
 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
 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必多故矣故觀萃象而
 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藍田呂氏曰澤上於地則物物蒙潤旱乾所不能害有
 豫備不虞之象

白雲郭氏曰澤上於地萃之象也然天下之理順極者

必逆說極者必怨聚極者必散乖爭陵犯莫不由此以生所以萃之時君子豫為之防除戒器而戒不虞也除謂除弊惡而新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萃自小過變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時虞翻謂三四之正小過明夷變也明夷離為甲冑戈兵坎為弓變小過巽為繩為工艮為石巽納辛繕甲兵脩弓矢去弊惡而新之象也小過變萃聚所除之器也明夷坎為寇兇為口上六既安之時聚以相告銷寇於未形戒不虞也萃則多故君子過為之防是以萃而无患非用明於至微者不能也故此象以三卦明之原始要終以過禍亂聖人之憂患後世深矣乎秦銷鋒鏑唐銷兵卒至大亂豈知戒不虞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除者脩而聚之之謂本義○問澤上於地萃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眾盛處必有爭故當豫為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出於地上則是

水盛長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語錄

東萊呂氏曰聚而无防則眾生心王注說好易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伊川先生曰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眾一有聚字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其心志為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為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

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萃聚之世物各以近相求所處遠者雖有其應不能專一初六履不以中萃而志亂故為眾輕侮若能啼號齋咨專一其守不恤眾侮則往而无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居萃之時與應者為聚初六與九四應正其見信而得聚而六三間之四之所以交於初者或信或否故有孚不終初不得其聚而志亂則或聚或散故乃亂乃萃四既不信初既志亂或信或否或聚或散則或悲或懼故若號一握為笑號號哭也一握為笑握手相懼笑也正不可奪久必信之故勿恤往无咎
白雲郭氏曰初與四為正應誠信之應也而初六舍應從類不終其道乃惑亂相聚非聚以正之道也雖有一握為笑之慳何可長也故必勿恤其類往從正應以終

有孚則无咎矣何以知初六之不終蓋陰柔不能自立當萃之時見其類則必聚今二陰在上故知其舍應從類也其志亂者其志惑於其類而失應故云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柔不中正進則疑六三之間已退不能專一以待應乃亂者退而亂於三陰之中乃萃者欲進而與四相萃也其志惑亂不決是以有孚不終故曰乃亂乃萃象曰其志亂也初應四巽為進退故也若號謂四也兌為口巽為號若四在上號召之三陰不正惡初之往合於四一握其手笑以喻意微動之也艮為手三往易四一握手也兌為口為說離喜說動而出聲笑也為笑者獻笑也巽為工有造為之象故曰一握為笑萃聚之世上下相求以陰從陽動而得正何恤乎小人之笑而不往哉往而相應何咎之有否則與小人為徒

非萃之正也故曰勿恤往无咎自古不知堅守其節從應以動舍君子之正義畏小人之非笑相率陷於非義皆不知萃之道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眾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本義

六一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伊川先生曰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為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一作其辭微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為法為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一作持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

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一作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下字有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萃之時以得聚為吉故九四為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

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
 中正之德可覲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物思其萃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
 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未孚而略禮
 則神怒而民怨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居純柔之中不變淳一寡欲雖與五
 應俟引之而後往若有失時之咎不失守正之義故吉
 无咎當聚之時不求所聚所用約矣如見信於四雖約
 亦亨故孚乃利用禴禴薄祭也

白雲郭氏曰二雖陰柔而有中正之德猶牽於羣類不
 能自達必九五引而後應以見柔之不能盡萃聚之道
 也應而得吉吉乃无咎无咎則得聚之道矣得聚之道
 則既庶既富是以可薦誠而用禴也禴祭簡薄以誠為

主苟誠不至則不可以禴故以孚先之中未變者柔道
 好從而易變如初六改應從類是也二之所以引吉蓋
 以得中故未變也二以用禴故知得萃之道初之乃亂
 乃萃知其失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萃聚之時初三同體之陰皆萃於四已於
 其間得位守中不變其志須五牽引之而後應不急於
 萃者也然陰從陽靜而待唱引而後往其聚也有吉无
 咎矣巽為繩艮手持繩相應引也故曰引吉无咎象曰
 引吉无咎中木變也不變之中有孚相應孚者萃之本
 其誠素著不假外飾譬之祭也精意承之雖薄可以薦
 也禴夏祭以聲為主祭之薄者上六宗廟六二與五相
 易離為夏五本小過震震為聲為長子有長子用禴祭
 之象故曰孚乃利用禴夫君臣以道相感精誠致不

言而動蛟潛於淵陵卵自化至於既孚二五相易乃利用禴矣易傳曰萃之時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猶冀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本義○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錄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伊川先生曰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一元欲字

萃如則為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二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三以其類在下常失所聚故有嗟如之嘆无應无類何所利乎然與其上无應而下失初二不若往從上六雖非正應而萃之時或復以同類而可聚也是以无咎然求之非其道能无吝乎上巽者以上六有柔巽之德故有可往而從之之理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履非其位欲萃於四四應初欲萃於二二應五莫知所萃故萃如巽為號兌為口嗟也故嗟如上下不與雖嗟之无所利故无攸利上六无與據高慮危孤立求助六三動而往則正正则无咎然三欲萃於四二之間故小吝陰為小三往從上上來應三成巽巽則不亢三宜往而萃也小吝過矣傳易

新安朱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可小羞矣戒占者當近舍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则无

咎也本義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

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大為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则无咎也一作矣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一作能无咎也○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為一作能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位非極顯而有物之萃非大吉則悔吝必矣

說易

白雲郭氏曰九四之言大吉无咎道之至美者也而注釋之家皆反其意未以為美故伊川亦以象言位不當

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无咎也且以卦爻觀之萃之六爻獨有二陽下皆有應四又上比於君得其所聚莫吉於斯故言大吉无咎也位不當者四得上下之聚有大君之象而位非君位不充其德故言不當也以萃聚而得吉之大固其所宜而又曰无咎者以臣而有君聚之象其位不當疑於有咎故也萃之成卦在九四故為萃之主與豫之九四同說易

漢上朱氏曰九四上比於五君臣聚也下據三陰民所聚也然九四處位不當疑於上下之聚理有未正九四動則得正上承於五下納三陰上下皆正是謂大吉大吉則无不當位之咎陽為大大者吉也易傳曰非理枉道而得君得民者蓋亦有焉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比九五下比眾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九四上比九五下皆羣陰是得上下之萃者也以臣居多懼之地故必大吉然後无咎說易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伊川先生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眾而君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其位矣一作也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無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

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三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得盛位不能見以大人之德係應於二故曰有位履非不正故无咎然非君人之大信為德非厚不能无悔故元永貞而後悔三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雖以剛居尊而下之三陰來萃為四所有貴而无民僅有位號以保无咎而已未足光也既不見信於下物莫之助若與四爭其悔可必唯守夫元

永貞之德則悔可亡也

白雲郭氏曰居萃之時得位之當者九五而已然有其位斯有其事主天下之萃則其事也能充其道故為大人不能充其道則僅有其位无過亦幸矣湯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豈有位无咎而已哉故九五為匪孚也匪孚者未能大信於天下也不能信於天下則將有悔矣唯元永貞可以无悔元者盡君長之道也永可久也貞正也得位而孚充是三者之道則大君之能事畢矣湯文是也得位而匪孚未能信於天下故特悔亡而已此象所以言志未光也九五宜能充其道而爻象弗與何哉蓋九四下比羣陰非其位而有其道矣萃聚之權獨在九四凡以九五未能孚於天下故也此爻辭弗與之義也必曰萃有位又見徒有其位而已所以甚言无其

道也然九四大吉无咎而象曰位不當九五萃有位而
 象曰志未光者以見九四得萃聚之道而无君位可行
 九五雖有君位而其志未光大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得尊位天下皆萃而歸之於是觀其
 所孚可以知其志而專於六一係應至狹所萃者有定
 位得近遺遠聚道不全能无悔乎纔足以自守免咎而
 已於人君恢宏廣博无所不萃之志未為光大匪所謂
 孚也故曰萃有位无咎匪孚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蓋
 初可萃四二可萃五三可萃上獨五不可專萃於二萃
 則陋矣五萃二有坎離坎離為光而曰未光者於无所
 不萃之志未光也九五剛中而正當有君德而永貞元
 者善之長大人體此以仁覆天下永久也貞正也體仁
 在上久正而不變唯九五不動而應二乃具此三者如

是則无偏无黨其悔乃亡若五以萃二為光失是道矣
 故曰元永貞悔亡橫渠曰居得盛位不能見大人之德
 係應於二故曰有位一本作未光大也无志字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
 矣若有未信則亦脩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
 當如是也未光謂匪孚義本○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
 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又安有匪孚先生曰此言有
 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脩其
 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問萃九五一爻亦似甚好
 而反云有位志未光也是如何先生曰見不得讀易似
 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至鑿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或問萃九五匪孚元永貞傳曰苗民逆命
 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

其歸有先後豈苗虐腥聞有所格絕而氣不通感乎答
曰政當看舜德已至猶自反之意不必深問苗民所以
未格集別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伊川先生曰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
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齋咨而涕洟也齋咨
咨嗟也人之絕之由已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惡絕不知所
為則隕穫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狀也○小人所處常失
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
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
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
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穫躁撓甚至涕洟為可羞也
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

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上極物之萃非所堪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衆陰可與之聚則遠而在下二陽可從之
而聚而已獨乘之當萃之時失其所聚者上六也故有
齋咨涕洟之象然能齋咨涕洟不敢自安於上猶為知
懼之人故雖失其所聚亦无咎矣說易

漢上朱氏曰上六以柔乘剛處上獨立當萃之極六三
柔不正不足以為援齋持也咨嘆息也艮為手上三相
持歎息憂其所宜憂也上之三成巽巽多白眼艮為鼻
兌澤下流在目曰涕在鼻曰洟出涕洟也然乘剛必危
處上獨立則无助萃之極以柔居之則不堪兼是數者
其可久安上位乎亦必至於求萃而之三動而憂則无
咎故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易傳○又曰儀禮少牢饋食

資忝注云今文咨作齋今易文齋注作咨解則齋咨古通用也叢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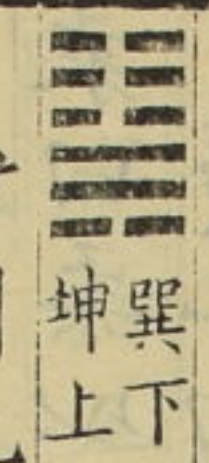
新安朱氏曰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也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

後學成德



伊川先生曰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易傳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伊川先生曰升者進而上也升進一作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之九二利見大人而以時之止升之九二有六五配合之慶故可見大人之德南征而勿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德之升亦升也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是以元亨之理在焉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故用見大人可以無憂而有慶也南為明方陽之位也君之所也君子之類也故南征无不吉也唯見大人故可勿恤勿恤則害己者去而无憂矣故可至南征南征斯無不吉蓋升之有序如此

易說

新安朱氏曰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内巽外順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本義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

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一作福慶而福慶及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升柔而上也以柔而升則升不逼上故用見大人勿恤柔之志不之於陽明之地則邪僻陰闇无所不至故南征吉

白雲郭氏曰柔道不升則沈潛无以自達其德與位日入於卑汙陷溺之域故書謂沈潛剛克者亦柔以時升

之義也升以坤巽成卦二陰相附其體難升故必須時而後可升焉巽有入之道坤有順之義二五剛中而應故可升而大亨也用見大人勿恤者見大人則在己者无憂在己无憂則害己者去矣位日可進德日可成故為有慶之漸慶者澤加於民天下之慶也然則南征則志无不行明矣

說易

漢上朱氏曰升者萃之反柔在下者也以時而升乎上上巽乎下者坤可升之時也故曰柔以時升此以坤體在上言升之時也卑巽在下而順乎理剛中自守而應乎上其升以時不為富貴利達動其心則得位而大亨矣故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此合兩體以二五相易明升之才也大人者九二之五也二之五成離離目為見二升於五剛中正得位以此見大人其升必矣

故曰用見大人恤憂也九二失位為憂之五得位雖有坎險勿恤也所謂恤者二陽欲升陰道凝盛未可遽進以人事言之小人猶在上也然九二六五應也巽下順上升之時也雖坤陰在上何憂乎不遂遂往而升有慶及物矣陽為慶也夫日之初升陰固未退及其清風戒旦則羣陰解駁盡矣夫何憂哉故曰勿恤有慶也大則虞舜升聞在上小則文子同升諸公與學以聚之自下而上達而升之道皆趨乎明也離南方也征以正而行正則吉二之五之謂也二動於中以正而行以見大人往而有慶則其志上行故曰南征吉志行也此復以九二之五勉其升也在卦氣為小寒故太玄準之以上干

傳易

新安朱氏曰柔以時升以卦變釋卦名巽而順以卦德

象曰地中生木，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伊川先生曰：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德，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道，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萬物之升，其象則皆如地中生木也。自毫末以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為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則逆德，暴行未能升而困及之矣。易說漢上朱氏曰：木根於地中，乃升而上者，順也。君子以順為德，不棄小善，積卑成高，積小成大，其德日躋，亦以根

於心者順也。否則无本安能積之，以成高大乎？揚子雲所謂木漸是也。易傳曰：萬物長進，皆以順道。易傳

新安朱氏曰：王肅本順作慎，今案他書引此，多作慎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說見蒙卦義本。○木之生也，无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死矣。語錄

東萊呂氏曰：木自根本長，至於杪德，自小長至於大，所謂順道也。上達謂之順，下達謂之逆。易說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

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
 吉孰大焉○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
 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道一作所以大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允信也自信於己與上合志而升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柔居下當升之時柔進而上雖處
 至下志與三陰同升眾之所允无所不利故曰允升大

吉

白雲郭氏曰初六居眾爻之下沈滯而難升者能自信
 之篤確然不移終自拔於沈滯之中故言允升而致大
 吉也上合志者二三之陽其升為易初六能上合九二
 九三之志與之同體而升所謂用見大人勿恤者也故
 无沈滯難升之害焉易說
 漢上朱氏曰允施氏易作執進也四坤為眾為順二三

四允為口眾口順之允也初六巽之主以一柔承二剛
 能巽者也在升時九二九三俱升六四當位合眾之欲
 志在於初而初未應六四順而正初動則止從九三九
 三進而升於四與上合志允升也是以大吉荀爽曰一
 體相從允然俱升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
 二陽占者如是則信能升而大吉矣本義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
 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
 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
 以一元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
 陽事上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

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
 弱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乎乃謂
 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
 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
 其能免於咎乎○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惟為臣之道无
 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
 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无
 咎又有可一无字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牯元吉象云有喜蓋牯
 於童則易又免強制之難是有可喜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萃六二同說易
 藍田呂氏曰九二柔升之時以剛居中若不相合然上
 應於五如見信於五雖納約薦誠无所不說故无咎所
 以信者剛中而應故也

白雲郭氏曰書曰沈潛剛克故升之道亦以剛中而應
 而後大亨九二是也九二能以誠信之道孚於上下其
 進而有喜不亦宜乎必曰利用禴者事天地鬼神與事
 君一道也禴祭簡薄惟以誠為主苟有誠信雖天地鬼
 神无嫌於簡薄况人道乎是以无咎說易
 漢上朱氏曰升萃之反也升之九二即萃之九五故升
 萃二爻反復同象明二五之孚也凡人從上或出於勢
 位則雖恭巽未免有咎况望行道乎誠不足也二剛上
 應五柔納之剛柔相與而孚其為巽也盡誠敬而已非
 外飾也是以道行於上澤被於下此九二所以喜歟喜
 發於中心形於面目者也陽得位為喜故曰九二之孚
 有喜也禴夏祭五納二成離離為夏震為聲為長子上
 為宗廟艮為門闕二升五有長子升自門闕奉祭之象

禴薄祭以聲為主用誠敬也二五相孚乃利用誠敬无咎乃難辭易傳

新安朱氏曰義見萃卦本義○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先生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錄語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一作以是而升如入無人之邑孰禦哉○入無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皆陰柔往无所疑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以陽居陽將升於上上體純陰莫之違拒如入無人之境其行无疑故曰升虛邑

漢上朱氏曰九三升上六六坤之三坤在下為邑陰為

虛升虛邑也九三上六相應以正下巽而上順如升無人之邑孰禦哉巽為不果三升上巽毀无所疑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自下而升至於三其來不可禦也況有剛陽之才足以自致乎是以如升無人之虛邑其行无所疑矣易說

新安朱氏曰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三以陽剛之才而上升上三爻皆虛无所阻礙夫何所疑哉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易說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伊川先生曰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已則止其所為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

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而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惟文王乎○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順事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太王之事明之六五以文王之事明之太王不忍戰其民遂以避狄策杖去豳之岐山之下居焉而從之者如歸市因以肇基王迹柔升之道莫

盛於此蓋六四以陰居陰其柔至矣而乃升於上體順而上進如太王之事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蓋大得天下之心猶執柔中以事上不失人臣之貞而履人君之勢故曰貞吉升階

白雲郭氏曰孟子言太王也於岐山之下居焉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則岐山為太王文王之所治也太王文王其道皆亨是以吉且无咎然所以亨者无他順事而已觀其狄人侵則事之欲土地則去之又曰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此太王之順也故邠人從之如歸市而肇基王迹所謂亨吉而无咎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之順也故二老來歸而天下歸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所謂亨吉而无咎矣謂之順事不亦

宜乎升之道以順積為主獨六四得之

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四柔順謙恭而正上順六五柔暗之君下順九三剛正之賢升之於五以事其君亦恭也已則不出乎諸侯之位者正也三者皆順事也文王可謂至德也已故能用此以亨于岐山三升五乾為王允為西方艮為山四以諸侯居於西山之下岐山也正則吉且无咎坤為順巽為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順事也毛公言文王率諸侯以朝聘於紂則升九三可知崔憬謂此大王避狄徙岐之文誤矣傳

新安朱氏曰義見隨卦○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義本

○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享字古文无享字所謂享享烹只是通用亨于岐山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想

不到得如伊川說

錄語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一作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並易橫渠先生曰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階已而升正而且吉志宜大獲也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升之道在上為易在下為難在上以順而可升在下必有剛德而後可升焉故六五之升獨无所

事以貞自守不失其吉如歷階而升有進无退况九二以剛中而應之其大得志宜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虛中降位而接九二九二階之以升

則五正而吉不正則信賢不篤用賢不終其能吉乎五

正而吉者以二升階也五正二升君臣道行由是而致

治故五大得志也坤土自上際下巽為高升階之象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

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本義○六五貞吉升階與

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

其德若无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

而不足以升矣錄語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

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

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

強不息如一作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

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昏冥於升極上

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

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上六陰極必冥又窮於上升而不已者也

至誠不息如是可也施之於是消息盈虛當與時行不

息則消安得富乎

白雲郭氏曰在下升之難故初六必合陽剛之志而後

可升在上升之易故上六有冥升不知止之辭焉利于

不息之貞者冥升於祿位則失知止之戒苟能自強不

息以進於道其為利貞孰大於是消不富者冥升不已

則極於升而困矣困則消至焉是以不富蓋冥升不已為消之漸而在消息之理息則富而消則不富故也易於坤體多言不富者陰道常乏也泰之六四謙之六五皆是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坤為冥晦陰虛為不富上六利已極矣猶升而不息不知升極當降長極當消消則不富矣豈復更有增益之理四時之進退萬物之盛衰皆然上六不知冥於升也不息之貞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也惟施於此為利若施於公卿大夫可已而不可已不利易傳曰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之於進德則何利如之易傳新安朱氏曰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止而已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冒利進而不止所謂冥升也若移此心用於正道進而不息所謂利於不息之貞也至於象亦有二義彼昏冥而嗜進者固曰有消而无富若用之於正道至誠无息則所遇者化如物之在爐盡皆消釋无所係累此亦所謂消不富也說易○又荅周允升書曰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却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訓所載若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若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若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眾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惓惓於此也別集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一

後學成德

三三三 坎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傳○困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游定夫錄橫渠先生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常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内无如舜困於外无如孔

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
有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
其天乎語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伊川先生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
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
安命一作知命
一作安義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
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時不同而所以處之之道不能一
也困為難處之時唯君子反諸其身以脩德不繫於困
否故不失其亨也大人之貞寬裕有容如天地然何物
足以困之是以吉而无咎以見小人匪正不能處困而
凶咎必至也處困尚德而不尚言雖君子之言人亦未

之信况衆人乎易說

新安朱氏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
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
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
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
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
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窮困本義

柔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
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伊川先生曰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揜蔽也陷於下而
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為陰柔小人所
揜蔽君子之道困室之時也○險以說以卦才言處困之
道也下險而上說為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一作險難之中

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並傳

藍田呂氏曰困窮而无可為也剛居中而為柔所揜剛不得伸故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者也貞大人吉以剛中者孔子曰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者也有言不信孔子欲无言者也

白雲郭氏曰困之所以成卦以剛揜於陰不能自伸故為困也陰陷而能說不失其所亨之道人之難能也故唯君子能之君子亦大人也言其成德曰君子語其德

之大則曰大人大人以貞而吉者有剛中之德也尚口乃窮者君子有德則以德濟身尚德也小人无德則以利口辯辭濟其身故云尚口也尚德則不失其所亨尚口則終窮矣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小人唯困乃見故繫辭曰困德之辨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四五之剛為三上所揜又陷焉陷亦揜也陽剛君子陰柔小人陽剛為陰柔揜蔽而不伸君子窮困窒塞之時故曰困剛揜也以此一卦之爻言困也困自否來二之上坎險兌說也上九之二處乎險難之中樂天安義困而自說不失其所亨者心亨也亨通也困而亨則不窮矣古人塵視富貴夢視死生唯不失其所亨也唯君子能之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故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此合二

體兼九二言處困之才也大人君子通稱對而言之君子通乎大賢小賢而大人德配天地者在困處之裕然不失其正吉且无咎非大人不能以剛中也剛或不足則困以智免而失其正者有之剛而不中則正或致凶於道皆有咎剛中而正文王周公孔子是已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此以九五言大人處困之才也剛見揜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无怨尤可也已困而言人誰信之若崇尚口才以言說處困適所以增窮矣上六窮困兌為口有言也下无應有言不信也此聖人因上六以戒不善處困者也范諤昌曰彖文貞大人吉下脫无咎二字理或然也在卦氣為霜降故太玄準之以窮傳新安朱氏曰困剛揜也以卦體釋卦名險以說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本○不失其所亨這句自是說得好○困

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个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卦剝卦否卦睽卦皆是不好卦剝則分明是剝所以分曉只是困卦是个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見並語錄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伊川先生曰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墮穢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傳

橫渠先生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於險下柔不自振非窮而能亨致命遂志者也說

藍田呂氏曰澤以潤物為功今无水者功將安施困之象也推其窮之所由致而不可得此之謂致命致窮盡也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此之謂遂志遂不撓也命雖不遂其志不撓也

白雲郭氏曰澤水一物也語其為功利之名曰澤論其為功利之物則曰水也故澤必資水而利萬物澤无水則困而无以資物矣君子得位而後能澤加於民无位則困而窮處矣君子知命者也當其困也豈復怨天尤人哉一歸之天命而已故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而孟子亦曰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則孔孟之困皆致之天命而无怨也遂志者君子所志者道道不以困窮而變窮亦是道也通亦是道也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遂志也

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遂志也遂志是以不失其所亨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澤所以說萬物者水也澤无水則澤道困矣然水在澤下未嘗不通也君子處困室之時澤不及物矣推致其所以然者命也巽為命命者消息盈虛之理君子聽命固窮自遂其剛大之志夫居下而无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君子憤激自厲增益其所不能无若困之為速也易傳曰雖阨窮而不動其心行吾義而已所以遂其為善之志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本義○問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

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元
 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
 都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授命皆是此
 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致命是送命
 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理都不管生死不顧身命猶言
 置生死於度外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君子以致命遂志人多謂困窮不能遂志
 往往言有其志而无其命此不能致其命者也故分命
 與志為兩事而其志每為命之所妨是烏知命之極哉
 惟致其命而後知命然富貴而致命遂志者易窮困而
 致命遂志者難富貴則所為者成所欲者得命與志偶
 合而不見其相違人但見其偶合則遂以為真合豈暇
 思其所以然哉惟困窮之時所為者不成所欲者不得

其志每為命所妨正君子用力進步之地此致命遂志
 所以獨言於困之象也易說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
 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
 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其困
 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失一作剛而不
 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不能蔭覆
 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它卦不為无助
 以居困而不庇物故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
 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
 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動入於深
 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

歲不覲終困者也不覲不遇其所亨也○幽不明也謂益

入昏闇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而不明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柔居下雖有正應為二所閒腎困

于株木繫而坐之卑柔不得行也入于幽谷蔽於九二

幽陰不得明也三歲一閏天道小變困者必通終獲正

應未滿三歲不可覲也

白雲郭氏曰腎困內自困也困于株木外困於物也處

困之初內不能自安外不能有行內外皆困而欲以柔

濟之則困益甚矣是以入于幽谷三歲不覲也幽谷不

明之所愈不能自安至於三歲之久无所見焉又不若

困于株木之有物也既困于株木而處之非其道故有

入于幽谷三歲不覲之象雖九四為應方且自困不能

庇初故如株木不能庇物也然則處困之道何如唯脩

德以致命遂志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否艮在上體之下為腎巽木兌金傷之

為株木困寒露節也與大過枯楊同象大過小雪之氣

也四陽居陰不安其居腎困于株木者也初六柔而不

正困于坎底妄動求濟於四不知四剛不中不安其居

腎困于株木豈能濟人之困哉初既失援迷謬自四反

二二又深陷猶入于幽谷也艮為山坎為水水注山谿

間為谷坤為冥晦入于幽谷也入于幽谷窮困益甚无

自出之勢故三歲不覲於四乾為歲初覲四歷三爻三

歲也私見曰覲見之不正也三離目不正覲也初出不

知四之困入不知谷之幽晦而不明乎處困之道也初

在坎下不明之象何謂處困之道安靜自守是已易傳

又曰困九月霜降氣也故曰株木曰蒺藜蒺藜者秋成也大過十月小雪氣也故曰枯楊生稊枯楊生華始五月夏至氣也故曰以杞包瓜瓜生於四月中氣故也夫三月清明氣也故曰萸陸夫夫萸陸三月四月生也叢說新安朱氏曰譬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本義○問譬困于株木如何先生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譬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如何先生曰恐說譬字不去語錄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危險難无所動其心不

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一作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危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所

畜困陽為陰所揜也。○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困危之際一作世物思所附九二以剛居中正大

人之吉上下交說不施聰明美物方至然未可有為故以祭則吉以征則凶征雖或凶於義无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九五皆揜於柔而无應然皆剛中以自守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也九二以陽居陰困而能謙為眾之所致養故困于酒食為至尊之所下故朱紱方來朱者天子之服赤者諸侯之服也得天人之陰助故利用享人鬼祀天神也居困之時雖有上下幽明之助自守則不可以有行困而行其窮必凶无所咎也九五以陽居陽困而用壯雖處尊位不為下之所服從迫

之以威而未聽故劓則困于赤紱謂諸侯也剛中守直久必信之故乃徐有說人雖未信天地鑒之故利祭地祇祀天神也

白雲郭氏曰彖曰困剛揜也謂九二之剛揜於二陰所以為困非止三之揜二也然九二剛中之大人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特君臣未遇天祿未食君子困於家食之際无飲食宴樂之奉而已其道不可得而困也朱紱王者之象九五之君方將以同德而來求則困于酒食非所患矣利用享祀者天下之至難致者君之求至難通者鬼神之德而九二剛中之德至誠感物故无或不通以之待君之求則朱紱方來以之交鬼神則利用享祀是其至誠之道无所感而不通也苟不知是道而欲妄進以求用則先自失其所亨凶之道也將誰咎乎中有

慶者大人以道自任豈以口腹酒食為困哉蓋酒食以見君臣相遇交際之道不得乎此雖如伊尹樂堯舜之道不過老死葦野而已終无享天心革夏正之事也是知酒食之間有天下之大慶存焉故需卦於九五言需于酒食而詩人於鹿鳴言燕樂蓋一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動成震為稼二坎水往之為酒兌為口食也五不動二未可往困于酒食也酒食者人之所欲以施惠也朱紱亦謂九五也巽為股膝以上也乾為大赤坤為黃赤黃為朱乾為衣蔽乎膝上朱紱也九二剛中雖困于酒食而无所動其心則九五中正同德之君方來而相求共濟天下之困故曰朱紱方來九五來然後誠意通於上下故利用享祀上六宗廟五動二往震為長子艮為門闕有升自門闕長子奉宗廟之象享獻

也祀者祭上下之通稱兼下言也若二動求五雖以上行亦凶凶自取之无所咎也故曰征凶无咎困于酒食者唯无所動其心則中中則進退遲速審而後動往有慶矣慶者朱紱方來得其所欲之謂也陽為慶征凶戒之也有慶勉之也易傳曰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厄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求而後合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非其

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義本○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

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詩中却有朱芾斯皇

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通某之精力只推得到這

裏○祭祀享祀想只說个祭祀无那自家活人却享它

人祭之說○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是如何

先生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

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為困於好事如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本是好娛戲底物這時

却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因好物而困也酒食饜飫亦如

此又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先生曰他下面有許多

好事在○問困之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先生曰他

得中正又似取无應而心專一底意思並語錄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 妻凶象曰據于蒺

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

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

一无刺字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

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

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

所益不能矣一作也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

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則字有

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

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二

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

惡也三在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

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

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而字見乎○據于蒺藜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二以陰居陽不安於困處二剛之間求耦於非其耦四堅拒而不納二若芒刺而不可據焉進退失圖卒不得其耦妄動以取禍也故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白雲郭氏曰石之為物堅不可犯知不可犯而不犯則元困焉知不可犯而犯之是以遇困也六三之柔不能以柔道自安反欲用剛上干二陽困于石也下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藜也宮者自安之所也妻者所安之主也以進則非所困而困以退則非所據而據上下失自安之道雖有宮有妻將皆失之矣是以凶也象曰不祥也

者其不能自安則不善之幾也至於不見其妻則不善之明應也故知處困而不自安終必至於名辱身危死期將至而後不祥之效終焉至於不能保妻子則他人可知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險而不正不善處困者也艮坎為石謂三石之堅不可以處者也巽交坎離為蒺藜中堅外銳蒺藜之象謂乘三也蒺藜傷人不可以據者也三非其位非所困而困不度德也乘三之剛非所據而據不量力也不度德故名辱不量力故身危名辱身危死期將至故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艮坤為宮坎為夫離為妻為目為見三困非其位而乘二剛凌人者也凌人者人亦凌之故二往乘三兩爻相易二入于其宮坎離象毀不見其妻矣又曰凶者不見其妻乃死亡將至之期所

謂亡之兆非吉祥之兆坤為死故曰不祥也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

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

本○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

為妻錄語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

當位有與也

伊川先生曰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有援助當困之

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

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

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

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

是困于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它將從之則猶

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

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

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

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

者不失剛柔之宜也○四應於於字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

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

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心有偏係吝也以陽履柔故有終說易

藍田呂氏曰九四以陽居陰知困而貞自守有所待者

也志在於初而不與二爭其行不速故來徐徐四以陽

剛為九五所乘故曰金車困於貴者所乘而失其正應

吝道也雖不當位履謙自守物必與之故有終

白雲郭氏曰當困之時以陰求陽者无它焉求濟而已

初六之困甚矣而九四正應不能以濟者以九二剛中在下力足以有濟而初六近而可從也故有金車之象焉金有堅剛之象車有積中之德謂九二也來徐徐者初六既從二而於九四之應則徐徐其來也當困之時九二得濟難之權四不當位非其敵也故不能濟初之急而致徐徐其來也不能濟初之急是困於九二之權也困於九二而未能應初吝也雖吝而有終者正道終復而應也故初六言三歲以見雖久而有期非若終凶者也與九四有終之義相符象言志在下者彼雖徐徐其來而四則未有妄初之志也有與者雖不當濟困之事以初六正應而有當與之道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九四尚柔九二剛得中柔不足以濟困剛得中乃可濟初六近比九二遠於九四四與初應而九二礙之既疑其險矣又疑初捨己而從二故來徐徐徐徐者疑懼之辭巽為不果故志在下也乾變為金坤為輿坎為輪二剛而能載故曰困于金車四履不當位欲去則志初欲行則懼二處困有應而不能相濟吝道也然以陽居陰能說而巽明於處困不與二爭雖不當位終有與之者以困之時上下急於相求故也是以吝而有終

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為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義本

九五劓刑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伊川先生曰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至誠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一无者字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一无有字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

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

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

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始

為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

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

直乃宜也直比正義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

之賢則能一无能字享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陽處困以剛威怒以求物之來是反

為赤紱所困者也與九二之義反矣苟能徐以俟之乃心

有說故曰乃徐有說物既自至以事鬼神然後福可致焉

處困用中可以不失其守而已故言利用祭祀然非有為

之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困之象上下皆揜於陰在常人處之受其困而已在有為之君必思所以去之是以有用刑之象

劓刑者上下皆刑之也刑小人而去之所以進君子故九五劓刑以困于赤紱故也赤紱君子之服也病君子之不進故刑及小人也君子進則善者勸而不仁者遠何困之有且君子難進易退不求而致之不可得也故九五患赤紱之不進而九二有朱紱方來之辭以見九五之求之也九二中直之臣至而後有說故曰乃徐有說必曰紱者紱蔽膝也與黃裳之義同取其謙下之道也朱紱君也赤紱臣也九二以謙而不敢自進九五以謙而下求之故皆曰紱也君臣相與至誠而已其道雖鬼神可交況人乎故以九二事君之道用於享祀則利用享祀矣以九五下賢之道用於祭祀則利用祭祀矣此亦見其君臣同於至誠之德用於人用於神皆可也如是則天下其有不治者哉志未得者非樂於用刑也

君子未進人君志未得之初不得已而用之也受福者

與孔子祭則受福之義同蓋是道也用於君子則必得

賢用於鬼神則必受福人神雖不同其交感之道則一

而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君側強臣之象二五同德相求而四間之四動艮為鼻震為足四不動兌金刑之劓刑也劓則醜則則不行五為四傷亨困之志未得行於二也故曰劓刑志未得也二坎為赤乾為衣往應五巽蔽膝之象赤紱諸臣之紱也二躊躇不往以征為凶五以元助而困困于赤紱也巽為不果徐也兌為說九五剛中而正動以直行中則思慮精審直則其行不撓如是則君臣相說之志久而必亨九四豈能聞之始也不果今則來說故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上六宗廟五王假有廟

祭祀者人君之所以徧及百神自上格下二五相易之象人君得九二之賢利用誠意感格之如祭祀然上下並受其福矣亨困之道莫利於用賢尚何困于赤紱哉艮為手下援九二受福也陽為福故曰利用祭祀受福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劓刑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

本義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伊川先生曰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臲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束而

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臲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惟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為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

並易傳

之悔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六以陰柔居困之極乘剛无應所處未當欲去則繳繞而莫之說欲居則艱危而不得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自謂也當是時也自謂動必有悔雖有悔也不可苟安而不行困極必通行則吉矣故曰動悔有悔征吉

白雲郭氏曰上六以柔居困之極不能脫困有葛藟纏糾之象復欲安而居之又甚危不可安也是處困之不能退不能遂者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曰動悔有悔者畏懦之過徒知悔吝生乎動不敢動乎悔中如是則必有悔至不知當困之極征而脫困則吉是未可與權之士也未當者處困之道未當也吉行者謂悔雖生乎動而困之上六吉在於行時有不得同也此爻蓋聖人明處困失時之戒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困極而當動者也巽為草葛藟藤蔓葉艾白子赤六三乾巽之象上六困極求助六三柔而不中正以巽乎上為說不能相濟又纏繞之故困于葛藟言求六三為未當也上六動則不安其位不動則困於六三困于葛藟又困于臲卼之地也曰發聲兌口象上六自謀曰動則失正失正則悔故安於困然不動乃有悔不知征則吉征以正行也以正而行吉且無悔矣是行而後吉也故曰吉行也范睢困於鄭安平虞卿困於魏齊猶能解相印以全其軀況體易君子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一

井卦 巽下坎上 井 改邑不改井 無喪 無得 往來井井 汔至 亦未繙井 羸其瓶 凶

巽下坎上 井 改邑不改井 無喪 無得 往來井井 汔至 亦未繙井 羸其瓶 凶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二

後學成德

巽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
 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
 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
 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
 上乎水汲井之象也易傳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
凶

伊川先生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它井
 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
 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

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繙
 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繙於井同
 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莠稗掘井九
 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
 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井之為物水在下也今坎水居上而為井
 者水在下則未用在上則出而有功乃能盡井之義故
 卦辭合德與用言之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皆井之德也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言井之用也井
 言其凶者以見雖有德而不及用非井也中庸曰大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又曰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
 中庸之言皆終於用盡井之義則中庸之道得矣然卦

辭不言其功獨言其凶者蓋深以不克終其功為戒也
 能終其功則吉可知亦猶中庸之言人皆曰予知擇乎
 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之謂也井字本取井榦之象而井
 田又取井字之象故卦名非井田之義改邑不改井者
 邑有變而井无變故也取之不能竭勿取不能盈故无
 喪无得往者謂已應而往者也來者謂方來而應之者
 也往者以此來者以此雖應物无窮而其德未嘗改也
 幾至未盡綆而羸其瓶與无井德者何以異是以凶也
 能克終其用则无凶矣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
 為棄井也此論適與井之義同是以聖人貴夫有用而
 中庸之德為至焉易說

新安朱氏曰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
 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

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汽幾也繙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本義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汽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伊川先生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一作无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

與義合也一雖使幾至既未為用亦與未繙井同井以濟用為功木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

是羸其瓶則乃多月矣是以凶也並易傳藍田呂氏曰井出之以濟物也无喪无得汲之无喪不

改人有往來而井不易也

未繙井未說繙也羸其瓶覆而空也巽乎水而上水巽

入也凡汲者入器於水中引水而上也

白雲郭氏曰順入水性而能上水是之謂井蓋井以靜為德以動為功動而出故能致養於无窮不能動出特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由是言之則井之道其猶人之

性乎人性本靜及其盡之也又足以盡人盡物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井之德亦本靜及其出而應物則致養而不窮故中庸自天命之性至修道之教而後其道終

井自其德以及於有用而其道亦終焉改邑不改井剛中之德也汽至亦未繙井未有致養之功效用未成而羸其瓶非凶而何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何蓋皆

係乎剛中之德聖人舉一以明之耳易說漢上朱氏曰此卦彖文脫錯當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改

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汽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巽木也入也木入於水舉水而上之井也故曰巽乎水而上水曰井此合二卦言井也泰之初五成井古者八家為井四井為邑邑改而井不改井德之不遷也坤在內為邑坎為水水者所以為井也易其申畫非坎也而坤則可易矣坎之中畫其剛中乎乃難離也君子窮居不損大行不加窮亦樂通亦樂非剛中不變能之乎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初往之五汲之象若有喪而實无所喪以其不失位不曰取之而不竭乎五來之初不汲之象若有得而實无所得以其失位不曰存之而不盈乎言井之體一也往者上也來者下也往亦井來亦井上下无常其用通矣所以為井者一也體用一也定

而應應而常井之養物所以无窮歟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此以九五升降言井之德也汽幾也自二至四體兌為澤初本泰震震動也來動於澤之下泉之象荀爽曰陰來在下亦為井是也巽為繩在井中繙也繙汲繩也二幾及初反巽而上有垂繙而汲幾及井泉之象焉亦有既汲而反未能引繙以出乎井之象兩者雖有濟物之用皆未及乎物也何由有功故曰汽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坤為腹兌為口井中之器有腹有口瓶也在井之內水實其中汲水而上之象也自四至初成反兌為口為毀折巽繩反上而毀折之汲水至於井口羸掛其瓶瓶口在下覆其瓶也井之用喪矣凶言初二不正不正則凶故曰羸其瓶是以凶也汽至亦未繙井者半途而廢也羸其瓶凶不善其終

也君子免是二者其唯剛中乎此以互體言井之戒也
 在卦為芒種故太玄準之以法范諤昌曰巽乎水當云
 巽乎木一本曰井羸其瓶凶或曰反巽兌也何以猶有
 繩之象曰象有相因而成者震陽動於下為大途艮陽
 止於上為徑路離外實內虛為目巽實者反在上為多
 白眼相因也故臨之兌為觀之盥損之兌為益之說大
 過巽與兌同為棟撓巽為繩反復成巽者或為維繫糾
 固之象其在井為反繙而上之象象之相因其生无窮
 也傳○又曰巽為繩汲水為繙九二汔至此未及泉也
 自二至四有反巽之象故又為亦未繙井言未收繙而
 至井也荀爽解中孚曰兩巽對合外實中虛則古人取
 象有同反卦為象者於此可見說
 斷巽象天曰巽乎水以卦象釋卦名義乃以剛中以卦

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
 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
本○井是那掇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井象
 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汔至作一句亦未繙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
 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錄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伊川先生曰木承水而上之一作來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
 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
 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傳
 橫渠先生曰養而不窮莫若勞民而勸相也說
 藍田呂氏曰木上有水井井以木為幹出水於木上也
 汲井者共力引之以利物故有勞民勸相之象也

白雲郭氏曰飢渴之害甚矣人能无飢渴之害者井養之功也民之勞苦亦甚矣使民忘其勞而服田力穡者君子勞民勸相之道也勞民勸相之道无它焉盡其性以安之而已因其性以利導之而已皆所以致養也故勞民勸相可以配井之功用則井之功用博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為水勞卦也水在地中自下而升達於木上可謂勞矣其於水也有出之道故曰井坤為民泰震為左兌為右相之兌為口勸之也君子施澤於民既以言勸其不能又以道相其不足雖勞而不憚不如是井道不足以及民矣雅鴻鴈勞來還定安集之詩其辭曰知我者謂我劬勞又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勞民勸相者固自勞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

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本義○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枯樺之類荅曰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問木上有水井之義曰如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有水如珠非露水也曰如此則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又問程子井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井是木穿水中漲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瓶凶之說不相合也並語錄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伊川先生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食以泥污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為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時所舍也○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濟也舍上聲與乾之舍音不同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柔居下而无應於上下无潔治上无汲引故曰井泥不食即舊井也无禽則人可知也白雲郭氏曰井泥在下之物也井以潔而食泥則污穢不食矣舊井无禽污穢也禽尚不至况人乎初六知守下而不知動出之功故為時舍也亦猶人之一性不能自脩偽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有及物之功乎漢上朱氏曰井泰初之五初在井下坤土汨之泥也兌口在上不食也言初六之柔自處卑穢无高人之行故曰井泥不食下也乾之初九往而為坎水去泥存舊井也離為飛鳥四不應初无禽也猶舊井之澤已盡禽亦无也无禽則人不食可知行為人惡四往而不顧時舍之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井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矣○時舍言為時所棄並本義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一作上出而養人濟物今乃下就汚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蟄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无應援而不能成


用非悔咎也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井道以高潔為體以上出為功故初為井泥二為井谷射鮒蓋其自處汙下而功用熄矣然九二既得中而有趨下之汙何也蓋所居不正則用心不剛又巽體也而上无應故甘心於趨下而不自振其德之地不足稱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巽之性順而入不能自舉以趨有用之地故九二亦失井之道而莫見其功也井以上出為功不能動而上反如谷水旁流足以射鮒不足以養人其德既非美矣語其用則甕且敝漏雖有動出之名而无上

水之實是以為眾所不與也故漏近於羸瓶无與近於
 時舍若是者安知有用之大乎許慎云甕汲瓶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井以不遷為德非有求於人九五不應无
 與之者二宜剛中自守養德俟時動而求五失所以為
 井矣谷注谿者也二動坎水注於艮山之間谷也鮒蛙
 也允巽為魚初井泥又伏震為足在下魚類生於井泥
 而滅跗者鮒也坎弓離矢射也動則谷水注下而射鮒
 言動則其道愈下入於汙濁矣甕汲瓶也說文作甕允
 為口離為大腹器在井中有口有腹且大者甕也二動
 允毀口壞見腹坎水下流甕敝漏也言動則不能上行
 以濟物矣嗚呼无與而動動則終莫之與曷若自守哉

新集義卷五十一 剛中言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

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本義○鮒程明道以為便是蝸
 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
 一句鮒鮒也遂說井有蝦蟆之象木上有水井 
 云上前兩足也五頭也四眼也三與二身也初後兩足
 也其穿鑿一至於此某謂之曰審如此則此卦當為蝦
 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卦並語錄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
 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
 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
 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
 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
 見食為其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

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効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井潔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為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井以既出為功井道之成在於上六三其正應而又以陽居陽充滿可汲為五所間功不上施故為我心惻然若上六明於照物則上下遠邇皆獲其利井潔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歟說易白雲郭氏曰知井以上出為用而能自治以待用者九三是也潔治之而不食則不見知者眾也不見知者眾

故有知之者為我心惻也心惻傷之也傷其可用汲而不食也猶之脩德之士不見用者王不知之也王不知之王之不明也王明則達而兼善天下而天下受其福矣象言井潔不食行惻也者蓋言潔治而不見用其行可傷惻也爻言王明而象言求王明者君子難進易退蓋求明王而事之也故古之人有非其君不事者所以求王明也欲見爻言王明為九三之未遇故曰求王明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為清潔九三以陽居陽清潔也巽為股為入股入坎水而水清潔治井之象潔也兌口在上不食也九三君子修德潔已可用而未用猶井潔不食也我者九三目謂上六正應在高位為我道不行憂之其心惻然坎為加憂為心病故為我心惻上六有是心矣

可用是心以汲引之坎在井上坎為輪井車汲引之象
 上汲引之則三往上來其惻然之心見矣失位為憂故
 也往來行也故曰井渫不食行惻也乾五為王離為明
 三往應上九五成艮手王受福也三上同象亦受福故
 並受其福王明五也求王明者三也故求王明受福也
 司馬遷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陽為福求亦艮也上六
 有憂惻之心不用之以汲引乃士之尊賢也上六就三
 三往求五乃能盡上下相與之情故夫子增一求字以
 發其義易傳

新安朱氏曰渫不停污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
 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
 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惻並本○上三句是象下兩句

是占大抵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若非王明則无以
 收拾人才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所謂井渫蓋正指汲汲於濟世者玩味爻
 象自可見其曰為我心惻憂思蓋深長矣又曰王明並
 受其福蓋言王者能識拔而用之則臣主俱泰此豈小
 知小力之謂哉所以未為井之盛者蓋汲汲亟欲施之
 與知命者殊科耳答陳同甫書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伊川先生曰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
 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脩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
 謂脩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脩治其事不至於
 廢可也若不能脩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
 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

亦可以免咎也○螯者脩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一作能脩治亦一有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

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應於上无敝漏於下故但免咎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有其才而未得其時故有求王明之

辭六四近中正之君非无其時矣而其才不能濟物足

以自脩而已故有井甃之象焉雖不能濟物苟能自脩

則无咎矣未為失也易之言无咎於有疑之爻多言之

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

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之爻也九三雖未吉知其无咎

矣六四之才疑於有咎故明言无咎以別之聖人之意

或見於有言或見於无言是以人難得之也易說漢上朱氏曰坎水坤土合而火之甄也有巽工為自下

壘而上至於井口甃也古者甃井為瓦裹自下達上六

四正位近五下无應近泉而九汲引之用守正自脩无

咎而已故曰井甃无咎脩井也易傳曰无咎者僅能免

咎而已若陽剛自不如是如是則可咎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

脩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

能自脩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本義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

井冽寒泉食也冽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

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

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泉寒

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通志堂

橫渠先生曰井冽寒泉美而可汲者也剛中之德為眾所

利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剛中居上井德之盛井之所貴潔而寒也所以食者水出於上也中正則无物可污故全其寒潔以得食也

白雲郭氏曰九五剛德中正才德與位兼得之井道莫善於斯故言井冽寒泉食也冽潔也寒者水之性也寒泉既不失其性又脩潔之食之美者莫善於斯猶人能自脩不失其性則德全矣天下之性初未失也皆以不正則失之其能自脩使不失其性者无它焉中正而已寒泉之食亦猶是也然言冽又言寒者冽言井之脩潔主人事而言也寒言泉有自然之性主天理而言也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為至矣繫辭論九卦

皆言德德未有不能脩性而得者此井之道所以與性

通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以陽居陽坎又為陽清潔之至故為冽說文云清冽也乾在坎為寒九五即泰初九甲子爻子坎位井五月卦陰氣自下而上井寒矣故五坎有寒泉之象兌口承之食也九五中正贍給萬物而不費往者食之无偏係也故曰寒泉之食以中正也易傳曰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為成功泰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元吉易傳

新安朱氏曰冽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為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本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伊川先生曰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大成也收

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元窮井之施廣矣大矣
 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一作體井
 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它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
 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
 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成功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井之上六則井既清矣元潔也既完矣元
 發也既食矣元求也井道之成无所事矣故曰井收收
 者集其成功之謂也成則如之何亦博施濟眾而已故

曰勿幕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井无他道特以上出為功用耳故至上六
 為功用大成而元吉也收者功之成也勿以功成而遂
 吝其博施濟眾之德故云勿幕戒其勿幕所以終井道
 也其功既成其施愈博天下信之是以元吉象言元吉

在上者非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上而大成盡元吉之

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幕於字本作勿門亡狄切覆也玉篇曰以
 巾覆物令為闢則今易作幕音莫者傳寫誤也當作闢
 在古文當作門坎為輪在井之上下應巽繩收也虞翻
 曰收謂以鹿盧收緇也勿闢者上六又當守正之象上
 汲三往艮坎成蒙蒙有覆闢之意井道大成若專於應
 三則不正所養狹矣猶井有收而闢之有發其闢而得
 汲者有欲汲之而不得發其闢者三發其闢汲之而又
 闢者也故於此戒之勿闢則上下有孚而得元吉在上
 以井道大成故元吉歸於上也易傳○又曰井初六井泥
 不食舊井无禽者乾之初九去而坤之六五來也九二
 井谷射鮒甕敝漏者動而求則乖也九三井渫不食者

王可任也為我心惻可用汲者上六病也王明並受其
 福者九三進也六四井甃无咎者陰守正也九五井冽
 寒泉食者乾之初九位中正也上六井收勿幕者上六
 安位可戒也有孚元吉者上六下而汲九三引而上則
 功乃大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緝者也亦通
 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
 而允口不掄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
 之必有孚乃元吉也義本○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
 錄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二

